

长风渡我,未染尘襟

■许洁

2009年的藏地长风,越过十七年的岁月尘烟,依旧在记忆的窗棂间低回。那年只身赴往高原,不是追随什么朝圣热潮,也没有现成的路线图,只是心底藏着一缕对辽阔的执念,便独自上路,往那片离天最近的土地,赴一场与自我的默然相逢。这场远行,像一本压箱底的旧书,字里行间浸着高原的日光与风,载着彼时的孤勇与澄明,多年后再翻阅,仍能听见当年的心跳。

一路向西,尘世的温软与喧嚣渐渐隐退,天地陡然开阔起来。是莫言笔下那种带着原生命力的苍茫。雪山横亘天际,白雪覆顶,清冷而庄严;草原漫无边际,牦牛闲散踱步,从不理会人间的匆匆;藏帐炊烟与山间云雾缠绕,汇成最质朴的人间烟火。天空蓝得澄澈,流云低悬在山巅,风一吹便缓缓游走,连时光都在此刻慢了下来,慢到能听见清风过经幡的声响,能触到高原最本真的呼吸。行至山口,五色经幡在风里猎猎翻卷,布条被风磨得微微泛白,六字箴言随风声漫向天际,没有喧哗的祈福,只有沉淀在岁月里的虔诚,静静流淌。我站在长风中,看天地铺展,忽然懂得远行的意义——不是为了逃离,而是为了在辽阔里,看清自己真正的分量。

1984年的馍

小时候的我馋得厉害,但凡家里藏着吃食,无论父母藏得多隐秘,总能被我翻出来吃得一干二净。二姐总打趣我是“一扫光”,就连她出嫁后回娘家,路上撞见我,都会咋咋呼呼地喊:“不好了!‘一扫光’回家了!”好在父亲是村里有名的木匠,雕刻手艺出神入化,常被方圆几十里的乡亲请去打家具、修农具。父亲每次从外面做工回来,我眼巴巴凑过去,他总能像变戏法似的,从工具箱里摸出一把炒瓜子或几块麦芽糖。于是直到初中,每个周末回家,我第一件事就是满屋子找父亲的工具箱——可惜那箱子总跟着父亲早出晚归,我还从未好好翻看过。

那个秋日午后,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堂屋,空气中浮动着青草的气息。刚放学的我饥肠辘辘,一跨进家门,就瞥见父亲的工具箱静静地立在墙角。我三步并作两步扑过去,掀开箱盖,在夹层里果然摸到

浅夏如诗

这是县城五月的早晨,浅夏时节。站在阳台上望出去,山就在眼前,青黛色的,像一道安静的屏风。楼下的河不急不慢地流着,水声隐隐约约传上来,混着些不知名的鸟叫。

山里的夏天来得晚,我们这儿还留着春的尾巴。风从河面上吹过来,带着水汽,凉丝丝的,拂在脸上很舒服。阳台上的花草姹紫嫣红,在晨光里显得格外精神。我搬了把椅子坐下,什么也不想,就这么看着。

河边的人行步道上,早有几个老人在钓鱼。他们能坐一整个上午,一动不动,像长在河边似的。偶尔有鱼上钩了,也只是轻轻地一提,并不见多么欢喜。这大概就是山里人的性子,不急不躁的,跟这浅夏的天气一样。

忽然想起前些日子,跟朋友约好去省城玩。他们在微信里发来照片,说是街上的女孩子都穿裙子了。我们这儿呢,早晚还得披件薄外套。山里的夏天就是这样的,来得缓,来得含蓄,像一首慢慢吟唱的诗,不急着把所有的字句都唱完。

午后下了场小雨,是那种细细密密的,带着点甜味儿的雨。雨丝斜斜地飘着,打在河面上,漾起一圈圈的涟漪。对面的山笼在一片水雾里,颜色深一处浅一处的,比

独行在藏地街巷,日光炽烈,把人的影子拉得修长。路人偶有侧目,常会轻声唤一句“仙女”。我独来独往,步履从容,在旁人眼里是敢孤身闯高原的行者,是带点侠气的女子。可只有自己知道,这份独行里,是对自由的坚守,是不依附、不将就的底气。高原的夜来得极晚,夜里十点,天色依旧透亮,天光迟迟不肯落幕,像是特意年轻的灵魂多留了一刻。我独自从客栈出来,去街边的网吧写博客,那时博客初兴,我是个认真记录的人。网吧里灯火昏黄,空气沉闷,周遭都是沉默的当地人,唯有我一人,对着屏幕敲下旅途的所见所感,把高原的风、光、云、人,都写进字里行间,在深夜的街头,与自己静静对话。

归途的细雨,添了一段惊心的插曲。走出网吧时,夜色渐浓,细细密密的雨丝飘落在肩头,身后悄然跟上的身影,让安静的街头生出几分紧绷。没有慌乱失措,反倒有一股孤勇的冷静。我指尖攥住白天买的藏刀,冰凉的触感贴着掌心,心里已然打定主意:若真有不测,我只求自保,不求伤人,只求全身而退。所幸风雨里驶来一辆出租车,车灯刺破昏暗,我快步缩入车内,关上车门的瞬间,整个人才落回安稳。这段经历,让独行的勇气里多了几

一件东西——竟是个馍!我迫不及待地一口咬下去,却“哎哟”一声跳起来——硌得牙齿生疼!仔细一看,手中哪是什么馍,分明是个木头雕成的“馍”模型,底部还刻着“1984”几个字。

“又嘴馋啦?”父亲推门进来,看见我龇牙咧嘴的模样,忍不住笑出声。

“爸,您做这玩意儿捉弄我?”我举着馍模型抱怨。

父亲的神色突然变得郑重:“这可不是捉弄,它是我给自己做的。”

他接过馍模型,摩挲着表面的刻痕,缓缓开口:“1984年,我跟你现在一般大。那时候上学得自己带米蒸饭,咸菜和煮黄豆就是一周的菜。食堂每天清晨蒸的白馍,那是老师们的早餐,香气飘得满校园都是……”父亲的声音渐渐低沉,“那天我起得特别早,趁食堂师傅不在,鬼使神差地从蒸笼里抓了个馍塞进饭盒。可刚

平时多了几分妩媚。我撑了把伞下楼去,沿着河边走。

河岸上的柳树已经绿得很深了,柳条垂到水面上,风一吹就轻轻地地点着水。有几棵椴子树,花正开着,一串串白的,香气浓得化不开。走近了,能听见蜜蜂嗡嗡的声响。这香味、这声响,混在一起,甜丝丝的,熏得人有点醉。

河边的小路上,三三两两走着些人。有个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,车里的孩子呀呀地叫着;有对情侣牵着手,慢慢地走,说着悄悄话;还有个老婆婆,提着一篮子菜,大概是刚从菜园子里摘的,还带着水珠。这就是小县城的生活,平常的,琐碎的,却让人觉得踏实。

我蹲下来看河边的石头。石头缝里长着些青苔,嫩绿嫩绿的,摸上去湿湿的、滑滑的。有只蜻蜓停在上面,翅膀在雨后显得特别透明。我刚想伸手去碰,它就飞走了,飞到河面上,点了一下水,又飞远了。

想起小时候去乡下玩,田里的水暖暖的,可以赤着脚下去摸螺蛳;山上的野莓子熟了,红彤彤的,酸酸甜甜的;晚上萤火虫出来了,在夜空中一闪一闪的,像是天上的星星掉下来了。那时候不懂得什么叫

分清醒与锋利,也让人明白:世界既有温柔善意,也需心怀锋芒,才能始终立于自己的立场。

旅途的温柔,总在不经意间降临。古寺之内,香火轻绕,人群簇拥着求活佛的留念。我本无意争抢,只是静静伫立,无意间抬手,却被活佛一眼望见。他越过人群,将亲笔照片郑重递到我面前。没有喧嚣的争夺,没有刻意的逢迎,这份独有的眷顾,像高原赐予的缘分,轻浅、干净,却足以铭记多年。

后来走过许多山河,见过无数风景,却再没有哪段时光,能像2009年的藏地之行这样,深深嵌进记忆里。那场说走就走的独行,有天光的明亮,有长风的辽阔,有不期而遇的善意,也有深夜街头的惊险。它们像一个个碎片,拼成了一本名为“成长”的书,妥帖地收藏在我心底的书架上。

那年的高原长风,吹走了浮躁,吹醒了笃定,渡我走过山河万种,却始终让我保留了一份干净的底色,不随波逐流,不沾染尘嚣。

远行最终的意义,从来不是看过多少风景,而是在每一次向外走的时候,都能把自己带回原处,带得更清醒、更坚定、更从容。

■鲁敦喜

跑到走廊,突然肚子疼,就把饭盒搁在窗台上。等我回来,正撞见后勤主任盯着饭盒大发雷霆,说要查出偷馍的学生,开除学籍……”

我屏住呼吸,只见父亲喉结滚动:“就在我吓得腿软时,校长的母亲走了过来,说馍是她拿的,这才化解了后勤主任的怒气。等主任走后,老太太把饭盒递给我,轻声说:‘孩子,这种事千万做不得。’”父亲眼眶微微泛红,“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动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学会木工后,我特意雕了这个馍,刻上‘1984’,既是记着老太太的恩情,也是让自己一辈子堂堂正正做人。”

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棂,给父亲手中的木馍镀上一层暖光。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这个刻着“1984”的“馍”模型,承载的不仅是往事,更是父亲用半生岁月守住的做人信条。

■镇九州

浅夏,只知道这个时节最舒服,不冷不热的,做什么开心。

现在长大了,住在城里的楼房,离田地和山野并不远,对浅夏的喜爱还在。只是小时候的喜欢是热闹的、贪玩的,现在的喜欢是安静的、安宁的。就像这会儿,一个人站在河边,听听水声,看看天色,就觉得日子挺好的。

天色渐渐暗下来,河对面的灯一盏盏亮起来了。灯光映在水里,晃悠悠的,像是在水里又长出了楼房和街巷。远处的山只剩下一个轮廓,黑沉沉的,压在天边。空气里浮动的花香还没散,混合着晚饭的香气从各家各户的窗户里飘出来。

我转身往回走,心里忽然涌起一个念头:生活在小地方的好处,大约就是能这样真切地感受季节的变化吧。春的萌动,夏的热烈,秋的丰硕,冬的沉静,在这里都清清楚楚。不像大城市里,季节的界限被空调和暖气模糊了,人跟自然也隔了一层。

浅夏如诗,这首诗不用寻章摘句地去读,它就写在那里,写在山上,写在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。而我们每个人,都是这首诗里的一个句子,或长或短,或轻或重,却都缺一不可。

金银花之美

■石丹峡

春季,是万物复苏、生机盎然的季节,也是播种的季节。气温回升,雨水增多,有利于作物发芽和生长,也便于户外踏青赏花。

2018年底,我退休后爱上了写作、旅游,近期又爱上了养花。养花不仅能美化环境,净化空气,还能修身养性,提升个人品位。一个偶然的机,我迷恋上花卉栽培。去年盛夏的一天傍晚,与同事悠闲漫步,走进小区附近城中村的一条小巷里。忽然闻到一股清凉甜蜜的清香气息,我抬头朝左一户农家小院观望,只见高高的院墙上爬满了金银花藤蔓,藤蔓纤细柔韧,攀附缠绕,翠绿的叶片小巧玲珑,呈椭圆形,边缘微微卷曲,像无数枚翡翠雕琢的碧玉,密密匝匝地缀满藤蔓。院墙上开满了金银花,有黄白色、纯白色的,还有一种玫瑰红色夹带黄白色的彩色金银花,色泽鲜艳,我从未见过这种金银花,感到十分惊讶。于是,连忙用手机拍照,定格这最美的瞬间。我想,来年春上,在我们小区内也能种上这种彩色金银花该有多好啊!

从网上得知,这种彩色金银花学名称为“五彩金银花”。五彩金银花是一种花期长、耐寒耐热的爬藤花卉,适合南北地区广泛种植,花期从4月开至11月,栽种后寿命长达三四十一年。栽培得当,第二年就能爬满墙面开满花,花味清香怡人。转眼,春天来临,征得农户主人同意后,便从那棵五彩金银花藤蔓上剪下几根枝条,连忙扦插到我们小区楼下围墙边。

扦插前,先挖好坑,然后下足底肥,再插上枝条,最后浇上水。每隔一两天浇一次水,过了一段时间,扦插的枝条枝叶慢慢枯萎变黄死去,令人失望。接着,又剪来枝条扦插了两次,同样没有成活。扦插多次失败后,我不愿放弃,不断总结经验,查找原因,又换成刚发芽的嫩枝条,不施底肥,等完全成活后再来追肥。果真采用此方法效果不错,六根枝条全部成活。经过精心栽培管理,不到两个月时间,金银花很快长到两米多长,并向四周伸展长出新枝丫,金银花枝叶繁茂,惹人喜爱。功夫不负苦心人,截至今日,五彩金银花开了多次,一次比一次开得旺盛,藤蔓上每发出新芽就开一次花。金银花在绿叶间悄然绽放,如点点繁星,娇艳欲滴,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雨后的金银花瓣上滚动着晶莹的水珠,显得格外娇嫩,让人沉醉其中。随着时间推移,金银花长得越来越粗壮茂盛,花也会开得越来越多,五彩金银花成为我们小区院内一道最独特最靓丽的风景线!

清晨,开窗透风,一眼便能看到对面围墙上几株五彩金银花藤蔓,花香随风飘进窗内,沁人心脾。每次下楼驻足观赏金银花,心情格外舒畅,烦恼瞬间消失。金银花如此神奇,不仅能舒缓人的情绪,陶冶人的心境,还能清心明目。每到傍晚,不少住户下楼散步,有的人路过金银花旁驻足观赏,静静凝望,不由得发出赞叹:这金银花真美呀!真的,美得令人沉醉!我在微信上发了一张图片,便有同学和朋友发来信息,想要枝条来年扦插。

金银花随处可见,遍布山坡沟坎、庭院楼阁,但五彩金银花稀少罕见,深受大家喜爱。金银花芬芳扑鼻,给人美的享受,它的茎、叶、花都是上好的中药材,有很高的药用和保健价值,具有清热、解毒、消炎之功效。我爱金银花的美,更爱它给人们带来的益处。